

苑書生學

學生書局印行

學生書苑 25

熒

芬著

戈壁春風

作者的 話

民國三十八年的秋天，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變節，與敵人舉行「和談」。中央原來派駐新疆的軍、公、教人員，大多相率南走，越過帕米爾高原，避入印度；再取道印度洋，東返祖國——台灣。

從南疆的喀什到南疆的蒲犁；再越過帕米爾高原，到巴基斯坦的邊境，其時印、巴分治了，是一段艱苦的長途旅程。沿途是羊腸小徑，代步的交通工具，只是馬匹，跋山涉水，爲時三個多月，宿風餐雨，萬苦千辛。作者幸運，忝與同行。

陸丞是同行的難友之一，皖省人，當時年僅三十五歲。我們在這長程的旅途中，由認識而交往，於是日日同餐同宿，無所不談。把他自淪陷區的邊緣到抗戰的大後方——重慶，再由重慶飛渡了玉門，到達了迪化，又從迪化越過天山，到了莎車，在出長莎車縣的任內所遭遇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，繪影繪形，述給了作者。他津津所樂道的，作者亦銘心未忘。陸丞和作者到了印度的加爾各答，曾為協助旅印華僑辦理文教事業，逗留一段長的時期未返祖國。後來，陸丞因為獲得了友人的幫助，前往美國另謀出路了。

作者在旅居印度的期間，曾因一時的興致，也獲得了陸丞的同意，把他所述的故事，趁公餘之暇，描寫這一小說體裁的書稿，但因時間支配的困難，未得完稿。迨至四十五年作者從印度歸國，復將這一未完的書稿，置之高閣。今年春天，陸丞自美國郵寄了一封長信，敘述他的工作和生活情況，最後他問及了這一書稿，當時作者深感內疚。於是作者尋出舊稿，繼續執筆，倉促之間，草草地完成稿了。也就是還了廿年前所許下的心願。全稿約十四萬字，名曰：戈壁春風。作者完稿之後，有感於這一整個故事的動人肺腑，不禁又為之綴成一首：

壯志凌雲，
乘雲西飛；
飛渡了玉門，

翱翔了，瀚海和崑崙。

俯瞰大地，

沃野千里；

享有了萬民，

親近了，女男和幼老。

西漢古國，

近代莎車；

擔當了重任，

受盡了，萬苦和千辛。

強鄰蘇俄，

覬覦新疆；

滲透了內層，

殘害了，財產和生命。

禍似蕭牆，

轉眼滄桑；

陷落了邊防，

震撼了，北疆和南疆。

策畫禦敵，

盡瘁邊疆；

澀灌了心血，

奉獻了，智慧和青春。

壯志凌雲，

掃烟西方；

泣別了玉人，

撒手了，海角和天涯。

戈壁春風的內涵，包括了青年的壯志，報國的宏願，血汗的奮鬥和哀艷的愛情，全是真

實的資料，緯編經綴，敬獻給讀者。瑕疵在所難免，當由作者負責，敬請讀者批評指教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於台北。

戈壁春風

樊 芬 著

重慶是戰時的陪都，亦是第二次大戰中中國戰區的司令部。第二期抗日戰爭的大後方——重慶，是廣大淪陷或半淪陷區裏千千萬萬的男女青年所嚮往的。

民國廿九年的五月，陸丞從屯溪啓程，經過江西、湖南、廣西、貴州到達了重慶。這次的長途跋涉，顛沛多難。這次旅程，獲得同學郝秉文的協助，陸丞是畢生不忘的。同行的同學有吉啓仁。吉啓仁和陸丞是大學同學，情同手足。陸丞和吉啓仁都有高超的理想，也有豐富的感情，在學業和事業方面，彼此互相砥礪。然而，陸丞的爲人，比較理智；而吉啓仁的

爲人，比較感情用事。

他們到了重慶之後，第一是要解決職業問題。陸丞在屯溪啓程之前，已經和在重慶的同學張斌通信解決了他們兩個的工作問題，張斌回信給陸丞說：「你們來重慶，才有報國的機會。工作，我會給你設法的。」

一天上午，旭日高懸，天朗氣清。五月的重慶，悶熱異常，約在華氏九五度左右。吉啓仁和陸丞自海棠溪旅社出來，走到江邊，突然傳有敵機——日本飛機進襲警報，雖然是經常的遭遇，但他們爲了不作無謂的犧牲，就匆匆地和當地人羣湧進防空洞內。接着是緊急警報：三個紅球，敵機投彈隆隆的轟炸聲，地面寂靜，山岳震動。防空洞裏，人人汗流浹背。避難人們的面部，多表現着驚恐、憤恨與民族正氣的混合神情。約莫一小時之後：吉啓仁拉着陸丞的左手，向防空洞門口的方向走去，那是空襲警報解除了。出了防空洞門，他們看見北岸的大樑子一帶，高懸着解除警報的信號——綠色球。

交通恢復了，他們匆忙地過了揚子江，到達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的時候，已經是十一點了。張斌是重慶師專的教導主任。他看到他們，微笑點頭說：

「剛才空襲，你們避在那裡？」接着又說：

「你們搬到宿舍去住，飲食起居方便多了！」「你們都在這裡教書吧！……」他們雖然多年不見，可是張斌仍然是老同學的親切，確切地把他們的問題都解決了，陸丞和吉啓仁頓

時覺得心情輕鬆了。

晚間，陸丞通過重慶師專的後院，直往宿舍，無意中遇見了同學周永勃，他是同學周永悟的胞弟，矮胖而粗健，亦在重慶師專擔任體育教員。多年不見，一旦相逢，陸丞向他握手寒暄。

「我早知道你來重慶的消息。張斌他能給你教書嗎？可能嗎？」他由同學的談話中知道了陸丞、吉啓仁來重慶消息，也知道是張斌函邀的。他輕率地說着，陸丞在昏黃色的路燈光下，看到他半突出的眼球，露着輕縷的光芒。

「謝謝你的關心！我剛到……這是要從長計議的，永勃！也請你多協助。」陸丞忍耐着，不願和他爭辯。偶然間和周永勃晤面，彼此的心情，都有一陣波瀾。

第三天的清晨，陸丞和吉啓仁到了教務處。張斌已先他們到了辦公室。

「昨晚唐家沱分部主任上官昭有電話歡迎你們，那邊是疏散的地區缺少人手。上官昭是同學。你倆要在三兩天內前去報到。……」張斌已很快的安排了他們的工作。

「我們同去唐家沱分部教書？」陸丞、吉啓仁同聲問。

「是的！副校長同意你們同往唐家沱分部去任教的，聘書即可送給你們的。」張斌說着，有些得意的表情。

「下鄉？」吉啓仁笑着說，他們辭別張斌，已走出教務處辦公室的門外。

「怎麼？你倒願意留在重慶市區，挨敵機的炸彈？」陸丞說。

「千辛萬苦奔來大後方，我們的願望實現了，多好！」吉啓仁說着，用右手拍着陸丞的肩膀。

「教書的工作不錯啊！而且這樣快解決了，生活問題解決了，我們應該感謝上蒼！亦應該感謝……」陸丞沒說完，吉啓仁又拉着他向後院的宿舍去了。

中午十二時，陸丞第一次和校內的同仁同進午餐。二樓和樓下的大禮堂，分作幾個餐室，每一進餐處又分成若干桌，所謂餐桌，也就是辦公桌，每桌人數，或多或少。陸丞看到木製的大飯桶，大的驚人，由四個人從廚房抬到了大禮堂。大飯桶一經放定，同仁們各人手拿一隻粗瓷飯碗，蜂擁飯桶的邊緣，男男女女，嘈雜一陣，又各自盛滿飯碗，走回就餐桌邊，每一餐桌並無座位，大家邊走動邊進餐，談話聲和笑聲，從不中斷，陸丞和吉啓仁在二樓進餐。

「奇怪！漢英的化身。」吉啓仁望着一個窗口桌邊的背影，發着驚奇的聲音。大家狼吞虎嚥，吃完一碗，再添一碗，吉啓仁却能細嚼慢嚥地，等待着那背影回過頭來，好讓他仔細地確認。

陸丞盛滿了一碗飯，他看到了稗子、砂子和沒脫殼的稻粒夾雜在飯內，他在用筷子一一揀出丟棄。

「真像漢英，你看！」吉啓仁又對陸丞發出聲音。

「唔，是她嗎？」陸丞注意地向那背影看去，她忽然向左側發着笑聲，走了兩步，又回到桌邊，和同餐者，邊吃邊談。她兩肩承着兩支小的髮辮，穿着深藍色的陰丹士林旗袍，黑色便鞋。她面貌的輪廓和膚色，幾乎和漢英一模一樣。由於吉啓仁的「驚艷」表情，同桌者對陸丞和吉啓仁兩個新的面孔，不免注意起來。

吉啓仁是江西吉安人，漢英是他高中時代的同學。吉啓仁和漢英同學的時候，他們倆感情是至好的。吉啓仁和她分手之後，她在廿八年秋天，參加了吉安師管區政工隊工作。

「孫漢英，我永遠忘不了她。」吉啓仁把吃完了的空飯碗放回餐桌的時候，並向陸丞說着他們之間的情意。

「你真幸運，現在又有情人的替身在眼前，加油吧！」陸丞在笑他。

午餐完畢，大夥兒先先後後地分散了，各自回到宿舍去了。

當天下午約莫是五點鐘，吉啓仁和陸丞從重慶師專的後院步行下山，目的地是去上清寺觀光，他們繞過了一座假山的時候，看見一位女性嫋嫋走在他們的前面。吉啓仁一瞋眼，又是午餐中見過的那個酷似孫漢英的伊人兒。吉啓仁大概是由於情感的衝動，大踏步伐，急追上去。

「今天午餐的時候，我們在學校的二樓見過面，妳在學校裏教書？請教貴姓？」他大胆

地和她攀談起來。陸丞遠遠地落在後面，但隱約聽到吉啓仁的聲音。

「啊！我是趙賢。沒有教書，我在教務處工作。你們兩位是從前方來的？請問貴姓名。」她從容地停止了腳步，微向後面轉身，很大方地答復吉啓仁的問話。這時陸丞也走近他們了。就在她轉身的時候，陸丞端相了她臉部的表情，似乎她的智慧不若孫漢英的高超。陸丞在來重慶的途中，經過吉安邀約吉啓仁同來，曾經他的介紹，見過孫漢英多次。

吉啓仁和陸丞自我介紹了。

「請多指教！」她很客氣地說着，於是他們三人一路同行。剛到上清寺的馬路邊，她揮手向他們說：

「再見，」她向南走去了。

「明兒見。」他們同聲還禮。

準備去唐家沱分部的前夕，是吉啓仁和陸丞到重慶的第三個晚上。他們爲着準備一些瑣事，亂忙了一個下午。他們住在重慶師專宿舍的三樓。底層左側的一個房間住着的是女職員，趙賢亦住在這一房間。晚膳之後，陸丞和吉啓仁下樓外出。正巧，趙賢亦走出房間，準備外出，他們又同在門口遇見了。

「趙小姐！」吉啓仁脫口稱呼她。

「吉先生！」趙賢稍爲緩步。

「逛街？一個人？」吉啓仁顯然有意逗她。

「我去七星巖買東西，怕什麼，難道女性是弱者？一個女人不能逛街？」她似乎接受吉啓仁的挑逗。

「我們陪妳去好吧……」吉啓仁把陸丞也拉進圈子裏，陸丞一時却否認不得吉啓仁的話，只是內心不願吉啓仁這樣地說話。

「謝謝！我們一同走好了。」趙賢既然同意了。吉啓仁得意的微笑了。

他們走出大門，邊談邊走，陸丞聽到宿舍底層的一扇窗帘掀動了，吉啓仁旁着趙賢的身邊，陸丞則落後注意掀動窗帘的人影，昏黃的電燈光，映着兩張鬼臉，周永勃和方仁琪同在窺伺着，隨着傳來一陣窸窣的笑聲。

他們從七星巖散步回到宿舍約在八點鐘左右。周永勃用迅速的手法，把他們三人同行的經過，用鹽和醋，調味之後，傳給孫嘉賓。孫嘉賓是重慶實驗中學的體育教員，江西人。孫嘉賓和趙賢相戀已久。吉啓仁和陸丞對孫、趙的戀情，一無所知。周永勃把握機會，趁孫嘉賓大發醋意的時候，推波助瀾。

「趙賢是你的，不要放手！哈哈。」周永勃拍着孫嘉賓的肩說。

「我要揍他們倆個！氣死我……」孫嘉賓怒氣大發。

「他們倆準在明天上午到唐家沱分部去，趁機會給點顏色給他們看看，他倆一定要經過

學校大門……」周永勃忠實地獻計。

「我不認識他們，住在那兒？」孫嘉賓問。

「明天上午八點鐘，你在校門的左首等候，他們倆個都着的黃色卡其學生裝。那時我也正巧有事要到七星巖。我隨着他們，我示意給你就可以動手。哈哈！」周永勃一心想給吉啓仁過不去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烈日高升，如張火傘。吉啓仁、陸丞爲着趁早趕路，七時卅分，携着簡單的行李和零物，走出重慶師專的宿舍。周永勃聽到他們的動靜，居然尾隨而行，但他們察覺他似乎故意保持距離。陸丞和吉啓仁嘴裏哼着「八百壯士」的歌聲。一路到了校門口的時候，他們左轉而步上坡道，這時周永勃忽然急步追上他們。

「你們趕九點鐘的民生輪，到唐家沱，要快些走啊！脫一班，要再候兩小時的。」周永勃趕上對他們說。

「多謝你的好意。」吉啓仁和陸丞知道他不懷好意，都不願多說話。

這時他們看到迎面走來一個粗眉大眼的青年，他側目怒看他們一番，立刻停步路旁。周永勃忽然大踏步前進了，遠離他們向前走了。

「我老孫要和你們算帳，算帳！站住！」那青年自稱老「孫」，要和他們算帳。

吉啓仁和陸丞此時完全明白周永勃所弄的鬼把戲了。他們沒有理會，走着不停。

「呸！……」孫嘉賓用力放下支撐的膀臂，傷氣的向西走去，那是表示他不敢對抗他們倆。

陸丞和吉啓仁會心的一笑，奔向民生輪的碼頭。

×

×

1

×

唐家沱約距重慶市區八十華里，往來交通，端賴長江水上木舟或輪船。它是位於長江北岸，地形起伏。唐家沱是一小鎮，每逢週三、六趕集。由於日機空襲重慶市區，它已成爲疏散地區之一，因此它的西部地區，新的建築物，星羅棋布。鎮上被稱爲老唐家沱；西部地區則稱爲新唐家沱。唐家沱鎮上的居民，並非唐姓。新唐家沱的居民，多爲機關和學校的職員或眷屬。

重慶師專的第三分部，設在新唐家沱。分部主任上官昭，爲人爽朗，辦事認真。吉啓仁和陸丞除教書外，上官昭特別賦予他們的職責：吉啓仁負責訓育組；陸丞負責教務組。經過一個學期工作。上官昭對他們的印象很好，他們的相處非常融洽。

由於上官昭起用陸丞和吉啓仁，遭到了老教員劉仿乙、丁健等人的嫉恨。他們開始攻訐上官昭，用莫須有的事件，密向校本部報告。

周永勃的家眷，亦遷到了新唐家沱居住。周永勃又在施展手法：一方挑撥上官昭與劉仿乙、丁健等人之間的感情；另一方面向張教務主任不時進讒，離間張斌與上官昭之間的感情。此外，更以去除吉啓仁和陸丞爲目的。

「上官昭獨斷獨行，大家不服，領導作風有問題。」周永勃向張斌密告。

「唔！上官昭學識經驗都還不錯，副校長器重他。領導作風的問題，是些什麼？」張斌疑信參半地問。

「陸丞和吉啓仁他們，新來重慶，既非師範的出身，而且亦少教書經驗，上官昭待他們刮目相看，怎不叫劉仿乙他們不服呢？」周永勃強詞奪理，想使張斌相信。

「陸丞和吉啓仁他們負責第三部份的教務和訓導，雖然是由上官昭的提名，但是經副校長聘請的。」張斌表示並未偏袒任何一方。

「第三分部的人事，原很協調，但因上官昭的起用了陸丞和吉啓仁他們倆，從此多事，就是一個證明……，」周永勃竟以校本部位體育教員身份，依老賣老，干涉着學校行政。

張斌處人老練，心有城府。有一次，他趁陸丞返校校本部和他晤面的時候，談完有關第三分部的行政後，他問：

「上官昭學識經驗，都還不錯，爲什麼和劉仿乙、丁健等老同事處不好？」

「很難說！上官、劉、丁都是副校長的關係，聘他們來負校務行政責任或是教書，各盡